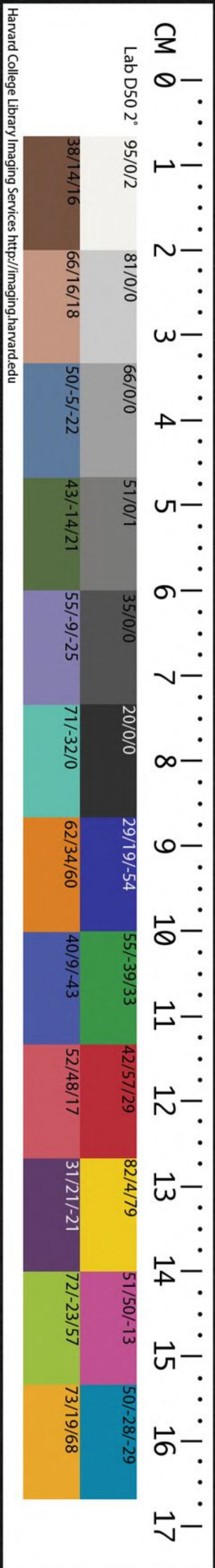


T4664.7/133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5 1940



皇明疏議輯畧缺葉表

目錄第十九葉

卷一尾葉

卷十九第二十七葉

卷廿七第二十七葉

卷三十二第二十八葉

皇明疏議輯畧序

予讀周官有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  
不迷又曰其爾典常作之師乃知士君子  
欲博見聞宣化理匪稽古之難乃知今之  
難非執古之貴乃通時之貴甚哉古人之  
教邃且遠也夫丘索墳典諸史百家古道  
存焉據成籍而搜繹之其道莫不畢見惟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雖道法未嘗不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與古相沿然因時立政遇變會通則行於  
今而不宜於古者其類殆莫紀也然國史  
不下於民間羣策不勅於几上創典非父  
老可傳內政非外人能識雖有志憲章之  
士莫繇誦述豈非稽古非難而知今之為  
難哉夫人之志高者多慕遠而遺近好奇  
者多貴古而賤今是故博洽君子朝尋群  
典暮入百家積之久也談陳往跡一十數

千百年如指點目前物事見者駭其幽深  
聞者驚其廣畜遂亦自侈曰博洽迨其較  
民情循物理衍彛章昭憲制則默默不能  
出一語以之敷敷伸縮則徑述往牒上執  
遐規乃動至拂民戾物豈其所學之不善  
有學古之能無議事之制遺典常之師馳  
超越之想以故聞見雖博而化理莫宣安  
在其能博洽為也哉

國家百有八十餘年以來名臣後先相接  
所以輔世贊化其功業固確在人目然其  
所以康濟夾介之蘊則人不及知也故其  
因事納忠隨時建策連章累牘莫非宣人  
情而達物理雖議意出自臣下然荷

嘉納蒙

俞允推而行之固即時制之精也乃古道  
亦何嘗不寓今時之臣苟有志於恭贊

玄化丕奏膚功則考群言以紹

徽度其要莫此近也夫奚待於遠所有慕  
故予觀於疏議之輯也其亦深泥古之感  
重知今之難而素於生今反古大有慨者  
與曩予在淮上有志欲輯而未能觀是輯  
甚於心有協焉是輯一出則所以啓憲章  
之學達通時之政而欲與斯世士君子共  
成襄翊之忠其功固不淺矣仲尼曰吾學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觀是書以考聖之可  
以知輯者之用心矣

嘉靖壬子仲夏

賜進士第文林郎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章  
立揚選撰

皇明疏議輯略序

疏議輯略其初爲名臣經濟錄前職方郎  
中徽山黃君采

國朝名臣奏議及諸司故牘而成儒先私  
議及文集有關政理者亦多取之學士大  
夫爭相傳寫第其書成於草創中間去取  
頗涉猥雜陳遜齋侍御近以其本刻於吳  
雖稍加刪定然前弊亦未盡刊也畿督學

侍御山峯阮公飭典惇教之暇出以授予  
大名太守元洲張公曰是書死我

朝一代治體倂係然二本並有遺恨予盍  
爲我圖之元洲唯唯退乃開局於元城書  
院招延二三宿儒采摭會萃刈蕪刪繁視  
舊本所簡斥者十之五所增補者十之三  
究之雖不能無遺然以耳目所及顧已十  
獲其五六矣黃本舊以九卿分門此則參

凡立例稍倣宋名臣奏議摠之以三十門  
附之以三百餘目彙分乎列共爲三十七  
卷凡天人之乎應邪正之區分夷夏之安  
攘刑賞之懲勸利害之行罷以及軍民財  
用之統要禮樂刑政之綱目靡不該載而  
我

國家二百年間政化風俗國勢人情略可  
考見誠百工之昭鑒一代之要典也參稽

互校抉隱搜逸雖二三宿儒之功乃其提  
綱挈要櫛去導存多出元洲之所裁定而  
檢括家藉以增益其所未備予亦不敢謂  
無毫末之助焉書成之謂予不可無言  
以弁卷端予惟凡國家之興自有一代之  
章程制度量時審勢酌古準今其言接於  
耳而易信其事切於時而易行有志於治  
者但當祇通紹聞固不必遠尋異世之法

而追探前古之燭也昔周公之告君奭曰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夫有若散宜生有  
若大顛有若南宮括魏相之在漢庭數條  
陳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以及賢臣賈  
誼晁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彼二臣者  
豈不知周之前有臯陶稷契夔龍伊傅漢  
之前有周召畢毛閔散顛括而但拳拳以  
本朝人物爲言者蓋聲迹之相聞斯景行

之有屬而道足以致治亦無庸遠有所慕也哉

明肇興聖聖相承攬用群策一時明良交際龍起雲從若遜志方公忠文王公之英偉潛溪宋公文貞楊公文莊丘公之器業端肅馬公肅愍于公忠宣劉公之謀猷襄敏王公陽明王公肅敏余公晉溪王公之方略端毅王公儉菴梁公之政事渭厓霍

公端敏胡公之鯁亮其他臺府忠盡之臣帷幄文武之士諸所敷奏皆能通達

國體啓沃

聖心洞悉民隱曲中時弊剴切詳練班班可紀此固我

朝統叔閔天散宜生大顛南宮括賈誼晁錯董仲舒之流質諸古人而無媿者以故咸能黼黻



衮宸流耀簡冊振一代之休聲垂百世之  
宏矩吁偉矣哉我

國家一代人文之盛也嘗以其時考之洪  
武永樂之世其辭直洪熙宣德之世其辭  
正正統景泰之世其辭奮成化弘治之世  
其辭昌正德之世其辭婉至於

今上開廣聰明容受謹直而群臣望風承  
德益爭以自効故其辭明而確莊而不肆  
凡此固足以見群臣之殫忠畢力嘉謀入  
告亦足以仰窺我

列聖之淵識宏度天覆海涵宜其弘闡大  
猷共登至道而二百年之淳化懿綱良法  
美意遠非前代之所能及也繼自今上自  
九曹下逮百司庶府諸有建白能取我  
朝名臣之所已試者而擇善以從守之勿  
失如周公之屬意於其僚魏相之條請於

其君則法相因而事易治道相繼而政自  
通上無更張之擾下享畫一之利固可以  
奠久大之基永無疆之業而成周文武之  
盛自可立致西京之治則固狹陋而不足  
言矣不然如徒泥周禮之迹者而侈然以  
當代爲不足法嗚呼此新法之變聚訟紛  
紛所以使人至今痛憤而未已也然則視  
蜀公請藉禁中章奏以丕振中興之業者

其功效竟何如耶是編之刻備本朝之舊  
章存先臣之故事與周公魏相之見越先  
後同出一軌且不徇荆舒慕古之名而有  
蜀公從今之便君子於此可以識二公之  
微意矣它日豐功茂烈以觀光於近代追  
蹤於前古將不可緣是而預占乎山峯名  
鶚字應薦甲辰進士安慶之桐城人其校  
藝天畿黜浮崇雅一時士習斐然改觀元

洲名瀚字子文浙之仁和人博學好文非  
徒役役於簿書者其美並可書也因不辭  
而爲之序

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冬十一月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

國史檢討徵仕郎奉

命專理文官

誥勅兼修

會典郡人晁璉撰

皇明疏議輯畧目錄

吏部尚書前大名府知府仁和張瀚纂輯

大名府知府永嘉王叔杲

推官吳興顧爾行重校

元城縣知縣東郡王汝訓

襄中真世德重刊

卷一

君道

太平治要十二條

法天道順人心

桂彥良

王禕



大庖西上封事畧

解縉

萬言書畧

葉居升

中興正本疏

李賢

獻言圖報疏

丘濬

勸行王道疏

張元禎

正心謹始以繼述疏

馬文昇

恤民困以固邦本疏

馬文昇

養聖躬勤論政悖孝義疏

商輅

卷二

君道二

養聖躬勤論政悖孝義疏

章綸

條陳時政疏

商輅

再上時政疏

商輅

政治終始疏

彭韶

時政議

蔡清

培養聖德疏

章懋

正君心以培治體疏

李且

論知人安民疏

李承勛

永保天命疏

李文祥

陳言治道疏

賀欽

保治疏

陳音

卷三

君道三

應詔上書

李夢陽

陳言治道疏

章懋

急大本圖治安疏

楊一清

陳治忽明忠佞疏

劉玉

六事疏略

劉王

六事疏略

黃鞏陸震

蚤定宗社大計以絕窺覷疏

羅玘

陳政令十失疏

李東陽

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靳貴

聖駕出外經宿疏

靳貴

卷四

君道四

忠益疏

胡世寧

條陳弊政疏

李承勛

陳言疏

姜洪

八事疏

毛鳳韶

建言疏

王一夔

陳言時政疏

余珊

卷五

聖學

開經筵疏

楊士奇

緝熙聖學疏

薛瑄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乞添進日講并東宮性理等書疏

張元禎

講學圖治疏

謝鐸

講學親政疏

王鏊

建言疏

胡世寧

論聖王心學疏

桂萼

論後卦月令二義疏

葛洪

卷六

脩省上

脩德彌災疏

張旒

地震疏

馬文昇

應詔封疏

鄒智

欽崇天道疏

鄒智

應天以實疏

賀欽

除群姦以消天變疏

韓文

應詔陳言治安疏

何景明

脩省疏

吳仲

遇災修政疏

曹璘

奉勅陳言疏

鄒緝

卷七

脩省下

彌災修德疏

姚夔

災異疏

馮文昇

修省以謹天戒疏

柴昇

災異疏

江淵

慎利彌災疏

何喬新

脩人事以彌災異疏

李承勛

脩德彌災疏

呂震

不事虛文以彌災變疏

吳巖

脩政彌災疏

范珠

卷八

釐正

扶植綱常疏

羅倫

陳言輔治疏

王恕

乞取回買玩好太監疏

王恕



請復經筵疏

湯鼐

乞止漁獵疏

于謙

革西廠疏

商輅

乞罷齋醮進香疏

張寧

乞止親藩入朝疏

倪岳

乞停送武當神象疏

馬文昇

扶持國本疏

林俊

省冗濫以蘇民困疏

黃瓚

裁革中官疏

汪循

塞倖門廣言

劉玉

陳言時弊疏

馬昂

乞停遣使西城疏

毛紀

卷九

納諫

開言路疏

劉珏

赦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燿

求保天命疏

王恕

勸忠義以感人心疏

夏崇文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夏鍤

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王守仁

正大經赦小過以弘化理疏  
疏通言路疏

程茂克  
楊琅

卷十

史職

紀法言動疏

儲燿

史官議

王鏊

學士官制議

王瓊

脩史職以備國典疏

何瑋

作養人才疏

方獻夫

簡侍議

崔銑

卷十一

銓選

議覆公選法疏

王恕

選用進士疏

王恕

選任運司官疏

王恕

議工完陞賞疏

王恕

選補導以全宗室疏

馬文昇

信老臣以慎初政疏

安奎

推陞太常寺官疏

王洵

均選擢以勵庶官疏

賈詠

重守令疏

李承勛

題內降疏

徐溥

知人官人疏

胡世寧

薦舉疏

彭韶

論大臣進退疏

毛鳳韶

公用人以正治體疏

周用

論革冗官疏

桂萼

論選官疏

丘濬

卷十二

考課

酌事理以公考覈疏

王恕

嚴考察以勵庶官疏

王恕

議覈陳言疏

王恕

考課議

丘濬

考課議

王瓊

卷十二

財計

會計足國裕民疏

韓文

清理糧儲積弊疏

叢蘭

資治策奏

王叔英

裁革冗食疏

張文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楊庶

民財空虛疏

何瑋

訂處地方疏

唐龍

卷十三

賦役

分別地土疏

彭韶

復舊治以足國安民疏

桂夢

均田役疏

唐龍

役法議

李棠

貢賦議

胡世寧

黃冊議

楊庶

卷十四

征權

軍民利病疏

孫原貞

茶法議

楊士奇

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疏

章懋

進鹽場圖詩疏畧

彭韶

鹽法疏

何孟春

請行轉般法議

丘濬

鹽法議

王瓊

淮鹽利弊議

霍韜

鹽法疏

梁材

處置鹽法事宜疏

陸深

鹽法疏

周用

陳言鹽法疏

王朝用

卷十五

漕運

般運倉糧疏

劉大夏

國朝運法議

邵寶

漕例疏

俞諫

漕例疏

王瓊

備運糧儲疏

唐龍

卷十六

荒政

預備疏

楊士奇

急簡要以活饑民疏

席書

固安邦本疏

金濂

卷十七上

禮儀

章服議

宋濂

大祀禮請遵故事

靳貴

請行慶成宴疏

唐臯

藩國喪禮議

彭韶

請定服制疏

張季敬

卷十七下

律曆

進律呂元聲書疏

范永鑾

律呂元聲書議

楊廉

請改曆元事宜疏

鄭善夫

曆象議

丘濬

正統己巳曆議

岳正

曆法議

楊廉

卷十八

陵廟

陵廟疏

商輅

陵廟疏

姚夔

廟制疏

楊守陳

祧廟疏

倪岳

卷十九

祀典

孔子廟祀議

宋濂

郊祀議 蜡祭議

丘濬

免立五嶽廟碑疏

劉珣

孔子封王辯

吳沉

郊社議

黃潤玉

正祀典疏

倪岳

釐正祀典疏

馬文昇

考正祀典疏

程敏政

楊時從祀議

程敏政

吳澄從祀議

楊士奇

孔子祀典疏

張孚敬

薛瑄從祀議

霍榮

請廟祀二忠疏

黃相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胄

卷二十

制科

制科議

王鏊

科舉議

謝鐸

維持風教疏

謝鐸

科舉議

丘濬

數舉議

崔銑

議行武舉疏

劉大夏

卷二十一

學校

明化議

方孝孺

脩明教化疏

謝鐸

脩明學政疏

桂萼

國子監禁革事宜疏

章懋

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才疏

馬文昇

卷二十二

武備

武備疏

楊士奇

缺軍征守疏

于謙

議團操疏

于謙

改撥官軍疏

馬文昇

脩武備以防不虞疏

馬文昇

議邊軍入衛疏

李東陽

思患預防疏

周用

議清軍疏

王道



脩舉團營事宜疏

王廷相

預脩武備疏

江律

脩舉武備疏

徐問

預處邊儲以圖治安疏

吳仲

兵部十事疏

胡世寧

卷二十三

征伐

進平南獻俘露布

張輔

報捷疏

王越

軍務疏

余子俊

平江西洞賊疏

王守仁

江西捷音疏

王守仁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王守仁

申明賞罰疏

王守仁

議江西軍功疏

唐龍

山東平寇疏

牛鑾

請平潞州疏

張亨敬

卷二十四

撫治上

散處夷人疏

李賢

皇言車馬考卷目錄

皇言車馬考卷目錄

古

招撫流移填實示畿疏

商輅

議土官襲職疏

撫治荆襄疏

王恕

止夷貢疏

倪岳

止進獻疏

韓文

處置夷情復國主以繼封爵疏

王越

邊情疏

余子俊

增重國體疏

余子俊

保固地方疏

余子俊

遼陽時務疏

王崇之

停止鎮守內官疏

孫仁

民情四議

蔡清

議江西地方疏

楊一清

卷二十五

撫治下

罷兵行撫疏

王守仁

地方利害疏

胡世寧

四川事宜疏

王廷相

專官分守地方疏

周用

地方事宜疏

徐問

卷二十六

馬政

馬政四事疏

馬政利病疏

脩飾武備以防不虞疏

請復金牌舊制疏

增種馬疏

馬政疏

邊方馬政利病疏

威遠疏

儲燿

儲燿

儲燿

楊一清

楊一清

王瓊

徐蕃

馬政議

馬政疏

王道

凌相

卷二十七

禦邊一北虜

議和虜疏

邊務覆題

備邊覆題

遼東防禦疏

邊務疏

禦戎疏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于謙

李賢

建言疏

劉定之

邊務疏

商輅

備邊疏

黃仕儁

屯禦疏

王越

禦虜防略疏

馮文昇

預防黠虜奸謀疏

馮文昇

夷情疏

韓文

卷二十八

禦邊二

備邊事宜疏

倪岳

備邊事宜疏

謝鐸

備邊事宜疏

李東陽

備邊八事疏

王鏊

卷二十九

禦邊三

備邊事宜疏

董越

分布邊兵預防虜患疏

楊一清

預處兵機疏

楊一清

經理要害邊防疏

楊一清

邊防議

王瓊

陳言邊務疏

王守仁

遵祖法以處外夷疏

胡世寧

卷三十

禦邊四

邊備疏

胡世寧

籌邊疏

趙伸

保固疆場疏

陳璘

徵兵戰守疏

陳璘

夷情疏

霍韜

備邊事宜疏

李傑

陳言攘外疏

汪循

卷三十一

禦邊五

請罷益兵裁川疏

劉球

防患疏

于謙

撫綏徭徭疏

于謙

處置夷情疏

于謙

懷柔遠人疏

于謙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王守仁

平蠻疏

王守仁

地方疏

徐問

議置凱苗事宜疏

徐問

卷三十二

議獄

論韓國公寃事狀

鮮縉

申明律意疏

劉玉

申明律意疏

馬文昇

正法守疏

林俊

平大法疏

林俊

論盜內府財物不當輕貸疏

林俊

營繕

脩建國學疏

李賢

酌大義以全賢孝疏

林俊

停差燒造太監疏

唐龍

議處戰巡舟隻疏

何瑋

卷三十六

風紀

振肅風紀裨益治道疏

馬文昇

議舉劾以明黜陟疏

王直

御史出巡議

胡世寧

考察御史疏

卷三十七

糾劾

糾失儀疏

張寧

乞罷大臣以重科目疏

張寧

任人國治疏

彭韶

任賢良以隆治本疏

胡濙

劾近侍結黨疏

何出光

皇明疏議輯畧卷一

君道

太平治要十一條

桂彥良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

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

信如四時則百職效勞庶事自理若身無庶務則君勞臣

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

於人心則人皆化於為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為天下腹心號

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蕪近雖令諸郡屯種懇闢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圖書印

未廣莫若於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令有司募民  
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於趨事及犯  
罪者亦謫之屯田使荒閒之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  
富庶則財用豐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  
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蓋人情莫不欲富壽安逸  
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  
民既猶父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  
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文  
武仁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備然萬幾之頃或相感

觸則意念之起如重翳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  
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欲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  
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  
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曆  
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  
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  
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今  
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為法秦隋之失  
為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  
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



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諸政事無  
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  
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聳聽人人警省  
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  
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  
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  
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  
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  
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員知州知縣於民最親亦須選  
擇宜令按察知府歲貢薦勳淳厚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

任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  
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異  
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蓋刑罰一  
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  
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苟  
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  
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如漢張釋  
之于定國葦親信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  
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材非止訓詁  
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

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  
藝抑浮華而尚純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  
月將得其真脩實感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  
厚人材輩出可為 朝廷之用矣十曰馭戎狄夫馭戎狄  
之道守備為先征伐次之開邊釁貪小利斯為下矣故曰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  
臣各守其地此為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  
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蠶起以唐太宗之明智  
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為鑒非守四夷之道也今  
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者當脩文德以  
來之遣信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動  
兵於遠哉北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  
謹其防禦俟其釁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  
俊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起於商賈屠酤皆足以  
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  
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謫戍農圃醫藥或  
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  
材器出群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効  
忠竭力則庶可得奇材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  
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

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為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  
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明混一華夏  
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嘉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  
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當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府  
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  
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  
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  
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  
敢怠逸各思盡其職矣

法天道順人心疏

王禕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  
疆之計所以祈之者人君脩德而已君德既脩則天眷自  
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脩德之  
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  
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  
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策所載不可誣也欽惟 陛下  
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  
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  
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  
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

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  
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  
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  
人君誠能脩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  
以願 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  
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  
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 陛下近發德音減茶  
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心咸悅得以遂其有生之樂  
然今制西既平一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  
所願 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

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  
今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  
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以聞無  
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大庖西上封事畧

解縉

臣伏惟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  
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  
清 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  
之人 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衆果無一賢  
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 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懼之良由 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大繁也宜其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好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尊榮感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 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湏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 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然欲臣知 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 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向之所學不

純溺於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

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識孤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

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沂唐虞

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時

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

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于

漢儒躋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

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

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

傳說箕子于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為  
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  
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黜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  
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  
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筮宴  
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疑官妓非  
人道之所為禁絕倡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置寺  
闈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陛墀皆為吉士虎背趨  
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貴任諸侯  
王子衆職定久任法而知制行世于一體示天下之為

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  
勿起而懇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  
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災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  
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  
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  
加婦女非惟薄不脩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  
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  
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  
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以著者日  
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

也元首叢脞則股肱隨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為明帝  
德罔愆則衆志不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 陛  
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拳拳於  
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袞盛之潔衣服  
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 陛  
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刑  
獄之斷詔誥之勤鈞鉅之巧治民治強暴之術哉近年以來臺  
下豈真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近年以來臺  
網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  
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

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諍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  
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 上有赦宥則必故為  
執持意謂如此則 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  
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膽  
而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不  
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  
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泉也然誰不願其父  
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  
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  
難而多得袒袒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

妻子而披龍鱗犯天怒者哉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  
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  
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  
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實蹈瞽瞍而或布於朝省  
驟歷清華推埋嚚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擲刀錘暮擁  
冠裳左秦筐篋右縮組符別履之賤來綉魏裘負販之傭  
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有德是故賢者羞為  
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  
刑為飭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鬻勝官人殺商  
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

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  
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  
忠良也古者鄉隣善惡必計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  
黨岸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  
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  
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  
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  
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隣之法  
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  
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



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為迂闊而  
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  
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歛也良善  
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泉絲有稅既稅於所產  
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  
省卞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  
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  
不為呈州縣不為理或膏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  
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  
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

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  
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  
謂願除天下之徵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繫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  
也而近世徂於宴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為太平  
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  
暇鬪武備隳之過也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  
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  
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  
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座

義田有族皆宜與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偽書今之為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為仇舜不以為嫌况律以人倫為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縱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孥拳曲踴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之欲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 陛下幸垂鑒焉

萬言書畧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是術姑以所聞於

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  
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  
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踏草芥包絡毫傑如臂使指今公卿  
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 朝廷遣一介之使  
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  
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  
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  
得以兼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 國  
家裂土分封使 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

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  
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  
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  
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  
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  
也此 皇天眷 國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  
者曰 諸王皆 天子親子也皆 皇太子親骨肉也分  
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  
耳豈有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  
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

之國與京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邊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也此臣之所以為大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就國之先

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其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為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

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徹樂減膳而厲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又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世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

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 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賊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剛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

宇內矣然未嘗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  
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  
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存生  
之德洽於民心必有主三宥然後刑之之政而後有囹圄  
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  
家欲歲之疫匪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理獄  
亦然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况今立法  
嚴密以矯寬縱能無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  
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敘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  
為福以受玷不祿為幸以此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

捶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 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擷  
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魚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  
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  
居官舉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  
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  
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  
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  
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能之法既  
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  
常相伴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

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  
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  
謹少矣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  
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宜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  
短則中庸之才爭相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  
其所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  
不如法 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  
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法律一  
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耻或事培尅以  
脩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繁者乎漢

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  
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  
充斥園邑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  
聽之免罪復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家小餘丁在此夫  
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  
摧強敵壘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復  
何矣今賊人偽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  
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蕪  
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蹤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  
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

舍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  
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  
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 朝廷許之復業而來  
歸者已就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  
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今年  
增戶口正為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  
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廳候  
令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  
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  
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

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槩從而  
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  
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  
陰陽錯謬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  
願自今 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脩舉八議之  
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超遷之苛刻聚斂者則  
罷斥之鳳陽屯田之制見任家小任屯者聽其耕種起科  
已起戶田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  
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  
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



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 國家既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脩明亦可謂安矣而 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 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鑿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然後能使之

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 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為民之師師則以正率下

以善道民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簿書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蒔次第旱澇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 國家資以取人材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其自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市鎮城廓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且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已

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耻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 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贓多者為稱職以事跡少者為闡葺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其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

遠罪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太學主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出於太學或數月遽選之入官委之以郡邑者間亦有之臣恐其未及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幸國以下

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之奇才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賞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今開國以來選舉秀士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間閭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耻言人之過失至其末年干城之將至力屈計窮則視死如歸忠臣義士死事者不可勝數雖婦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禮義教之之效也元之立國其本固不正矣犯禮義之分廉耻

之壞自古未有及其末年棄城叛將降敵求生者亦不可  
勝紀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來為之死事者  
幾人乎此禮義廉耻不振之弊也臣愚以為 國家求治  
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耻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而  
以農桑學校為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  
獄緩刑為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  
邑生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精通一經兼習  
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其能而後任之以政  
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  
以塞覬覦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罪既清  
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耻而風移俗易矣於是 上  
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  
不至矣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

中興正本疏

李賢

一曰勤聖學臣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成湯之  
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  
時敏厥脩乃來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  
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

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說情經術夜半不休或留意典墳  
 採為龜鑑或進陸贄奏議或覽貞觀政要不以炎暑而輟  
 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  
 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矣伏願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  
 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奧  
 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脩身為要務以  
 居敬存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自無不  
 當二曰顧箴箴是臣聞成湯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銘  
 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  
 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是後有贊御之箴魯廟有敬器而

寓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存緘口之銘無逸一篇列於  
 講閣前代遺迹寫為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書孟子之  
 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賢君以警戒  
 為龜鑑以宴安為鴆毒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  
 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為虛文是以流連荒亡盤  
 樂怠傲以致敗亂伏願撫往事之如鑑採古人之格言或  
 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而目必在於以防過於  
 未然禁欲於將萌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三曰戒嗜欲臣  
 聞益之戒舜曰罔遊於逸臬陶之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  
 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

已改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豈有恒舞於宮酣歌  
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恒於此時謂淫風召公  
之戒武王曰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  
王曰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蘊古  
作太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  
欲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以作色荒外作禽  
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前代聖賢  
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欲此時天下之治不  
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賢進戒此而不納逸樂怠  
荒以致危亂夫宴樂乃害心之鸚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

伏望絕嗜此私養清明之德以成中興之業以慰此  
宗之心此絕玩好臣聞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教曰不  
役耳目有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為耳目所使若心得  
其職則有度無不止矣伏乞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理  
者置之左右凡珠玉大馬珍奇禽獸一切玩好之物嚴以  
斥之心得其職不牽於彼則行無不謹身無不脩五曰慎  
舉措臣聞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  
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而取法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  
筮瞽侑皆在左右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  
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

成王削桐葉為圭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則告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頓一咲况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起居舉措必當於理內則告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口德又曰爾父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堯舜湯武效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矣曰崇節儉臣聞古之君不剪土堵三尺大禹絕旨酒菲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

卑服即康功田功當時雖熙泰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欲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戈綈席用莞蒲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仁宗思燒羊忍飢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珍珠遮目不觀蓋人君既以節儉存心天下豈敢奢侈相尚伏望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究查今日之費比之先朝果減果增務要減省以蘇民力七曰畏天變臣聞商之中宗有桑谷並生於朝恐懼脩德而天意即回高宗有飛雉鳴於鼎耳克正厥事而王業再振宋之太

宗避殿減膳而東井彗滅詔欲自焚而雨得蝗死仁宗霖  
雨為沴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行禱即應是四君者俱  
能上感天心變災為祥遂享靈長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  
歲以來山崩河改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謹告之  
意可謂至矣當時若能廢黜奸邪任用思良克己自新以  
答天譴未必不轉禍為福惟其脩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  
由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脩省何如耳伏望  
脩德正事以承天心凡遇災變凜然敬畏將見天心感應  
之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末之太宗仁宗於以為守  
成之令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也八曰勉貴近臣觀前代

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為無人若漢唐之世中  
游以賀呂劉馬嚴或勤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忠奉公直  
言切諫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排去奸邪委政廟堂或  
以一身扞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賓鴻之志千載之下抑  
其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  
大僇者相去遠矣今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猶望  
勉以前人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務使後人仰  
而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某也正直某也忠良如此則播  
令名於無窮莫不美哉九曰振士風臣聞三代之世比屋  
可封降自後世西漢尚忠厚東漢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



莫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  
晉以來流於清談曠達李唐之世華靡少實宜乎天下治  
日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  
上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誕之詩曰好事盡輪純  
與直謾勞頰舌湧如泉真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  
公法馳騫苟進何可取士風得不恬退乎黜勢家士不與  
孤寒並進錄廉吏後以愧墨貪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  
也此宋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望取法  
於宋戒欺誕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  
廉抑僥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

可追三代也十曰結民心臣聞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蓋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  
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  
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所以固結  
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  
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  
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劉基曰三代之民  
如以膠搏沙五季之民如以水搏沙伏願遠法前代結民  
之道近體祖宗恤民之心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將  
見下民愛戴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或遇

寇賊姦宄之變必不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 宗社可  
安於永久雖億萬斯年可也

獻言圖報疏畧

立濬

仰惟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 大寶之  
位肇 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 六朝閱一百二十  
年我 皇上嗣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十干之  
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而 皇上登極之歲適與  
相符謂 上天無意可乎謂 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  
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謂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  
六百年為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三代以

後惟漢唐宋國祚為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  
者不過三四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為一元然非善攝  
養惜元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  
是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十年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  
趨於弊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趨於弛由是訓致於不可  
振起而底於亡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豐亨之際  
宮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  
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政用度無其  
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有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  
甘為敗亡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

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永命  
其國祚豈止此哉矧其上世創業之君無功德於民適逢  
機會因人成功非若我 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收還  
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開闢彝倫再立世界自天地  
開闢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我 國家有此大  
功上格 天心為 上帝之所享祐而眷顧之無已仁愛  
之不忘故於世道升降之會嗜欲開先之際生不世出之  
主而處於困心衡慮之中示非常之變而當其居潛養晦  
之日是以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自古史冊所罕有者彗  
星凡三出紫微大市三垣與夫三公北斗無不掃遍而兩

京畿暨十三藩司所奏地震毋慮五六百次至於弘治之  
初猶未已也邇彗星又出於天津地震天鳴無異曩時鳥  
三鳴於禁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台斗  
為重地變莫大於地震而在京師邊方為急禽鳥動物得  
氣之先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書地  
震僅五書飛禽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六年之間變不虛  
生必有其應特在遲速之間卜以古人占候之術驗以前  
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然我 祖宗積德累  
仁 先帝敬天愛民 皇上清心寡欲無有致災之理而  
天之示變乃如此豈無其故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

天不言因其必然之數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其數盡當然之人事而求其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為祥矣夫人所以之勝天其道何絲脩德而已矣臣願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 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 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惡而不流於異端邪說謹用度而不至於耗國害民謹任用而不失於偏聽獨任振紀綱於頽靡之餘復風俗於和平之舊防微杜漸每惟禍亂為憂屈已虛心不以顛危為諱防愆而剛為之制思患而預為之防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則反求諸心熟思而審處之曰事舉合乎天

理順於人心適於時宜亦乎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

祖宗彛訓有無違悖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為是否人情以為便否清議以為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行而衆議之訪於衆而獨斷之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之劑循先後之序以見於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則合天理之公即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一日萬機應之無窮揣摩窺伺覘吾意氣之所向引誘激發逢吾心志之所欲投間抵隙覩吾機便之可乘上纒畧露其微機衆即

據以為倖會而入其說獻其計利其人植黨與排異已求  
差遺乞恩澤希爵賞覓田宅無非欲攘貨賄以肥家結親  
倖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世是皆為其身謀為其家謀為  
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一毫謀國之心哉 皇  
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  
內政明義理以絕姦邪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  
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為天下  
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  
旨之輩曉然皆知 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功  
利也在乎儒教而不在乎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  
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浪費也所信用者在乎賢  
良而不在嬖近也在乎正直而不在乎諛佞也則 朝廷  
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影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  
觀其波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敵肆其姦君子不為  
人所蔽左道惑衆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  
逢 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  
而下無不足 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

勸行王道疏

張元禎

臣惟人君者不以王道為心雖有為也謂之有為之主則  
可非大有為之主也為人臣者不以王道致君雖有功也

謂之救時之佐則可非名世之佐也臣非有王佐之才而  
潛心聖賢之學粗知王道之畧幸遇 陛下臣敢於是時  
而勸行之夫王道乃帝王相傳以平治天下者也其道雖  
大然皆本之身心蓋心必純於理而無私然後著之政事  
亦皆純於天理而無雜苟政雖善而心有未純外身心以  
為治是為伯道伯道者假王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  
濟人欲之私王道真伯道偽王道實霸道虛王道垣夷伯  
道崎嶇玉化大同乎天道伯業僅補其罅漏人主不可不  
深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於更創制度振舉綱維黜陟人  
物惟勸 陛下於身心用功身心之功既至則王道著於

政事者布在方冊可因可革可損當自能裁之而群  
臣有名世者當一一有以輔之也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  
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播相滂相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  
者無他生物而已雖其雷霆亦所以破頑而禁盛非  
心乎殺之也君得此心而當教養之責則當心天之心以  
達之萬事以生乎萬民必其四海九州無一處無生生之  
理無一物無生生之氣禮樂明備俗化醇美至和薰蒸諸  
福畢至皆由此心生也然是心也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  
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欲由  
是誘之者衆此心或為之蔽而不能祛遺此天理遂以漸

泯人心即以漸亡始於濫觴而至於滔天始於一燭而至  
於燎原一念之差一行之失欲遂於一已一時而惠及於  
天下後世可不慎哉王道之行與不行實判於此然非有  
大有為之資有大有為之志者不能克也臣所以有望於  
陛下也臣在山林伏聞 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為之  
望嗣登 寶位屢著大有為之實邇者崇異端嬖近習以  
盡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倖門塞言路以昧此  
心則不能大有為矣先儒程子謂學者不可讓第一等事  
與別人做王道乃人君第一等事臣所以勸 陛下行之  
而竊獻三策曰定聖志曰一聖敬曰廣聖知夫所以必先

於定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於君志之不定多惑於近  
小之見邪僻之說殊不知王道只在心與政之無私而已  
非高遠難行者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况於人君誠致中和  
而臻位育之效立是極而成參贊之功將見黎民於變而  
比屋可封四方風動而魚鳥咸若此明效大驗必至焉耳  
古語云有志者事竟成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  
不勝惓惓夫聖志既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治矣身心之  
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擴充而所以致其力者則在於  
敬也故曰一聖敬焉敬者帝王傳心之法王道之要也此  
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而敬以存養之則

中有主雖萬感俱寂所以知覺者炯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而敬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惡者幾微不爽矣截斷於慮念之初芟除於事為之際必使私欲無一髮之容天理無一息之間先儒程子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即天德也此即慎獨之功也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翼翼德已盛而終日乾乾主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此敬身在此心必不離乎身事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動之原動以妙靜之用而凡未萌之私欲如好殺好武好內好察察以為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政矣行

王道者此實至要臣尤不勝慙慙夫聖敬既一則作聖之功至矣所謂王道之本立矣而臣尤欲陛下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道即聖賢之學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故當致力於敬然理散於事物必其知之真而後行之力自此身以及天下道之當然理之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以易者此事此務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則非此事此務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於彼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近則是易之於遠則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之極



其博則事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斟酌之無毫髮之差  
難矣且如九經達道分田制祿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  
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行後  
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  
千城儲峙之恤後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  
先王張皇賑救之良天地之利先王盡之何以若巨若細  
比之後世也大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亦若巨若細  
比之後世也淨而均兼之庶耻喪而淳偽滋後世之習俗  
日惡矣何以反之王道之淳枝葉繁而根本蹶後世之學  
術日乖矣何以歸諸王道之正事爭有要一一究之使王

道之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舌之間而  
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諫之誠不惟啓  
經筵以動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時賜  
引諭所以涵養 聖知者深不惟容臺諫以盡言而朝臣  
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或限五品以上時賜延問則  
所以增益 聖知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毋有  
避忌使之得以盡其情彼動戚宦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  
使之群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知所憚所以保護 聖  
知者益切臣亦不勝惓惓

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疏

馬文昇

切惟人君之要莫大乎謹始謹始之要莫先於正心而正  
心之要又在主乎敬焉耳蓋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  
根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能敬則心存心存則德  
愈謹而後可以凝 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治道無不隆  
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神聖智勇始以布衣  
龍飛淮甸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十八載而有天下在位三  
十二年之間宵衣旰食勞心焦思立綱陳紀貽謀作則此  
心此敬未嘗少忽蓋為 聖子神孫立萬世不拔之基以  
垂之永久其創業亦可謂之艱難矣然創業固難而守成  
尤不易迨我 朝皆能以聖繼聖以心傳心克寬克濟

憂勤惕勵所以世底隆平治臻熙皞而無泰於 聖祖也  
恭惟 皇上養德春宮蓋已有年潛心聖學亦非一日是  
以即位之初勵精圖治任賢去邪敬天法 祖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勤政事崇儉素却貢獻異端隆大孝於 兩  
宮布仁恩於四海躬耕籍田親幸大學凡古帝王盛德之  
事皆有以備之於躬而施之於事矣真大有為之君不世  
出之主也天下蒼生無不延頸以望至治使能存此心始  
終不渝則真可以四三王六五帝可以繼 祖宗陋漢唐  
而 皇明之大業可保億萬斯年而不替矣然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人主之大戒也天命人心去留靡常人主所當

察也 皇上續紹洪基當民窮財盡之餘兵廢刑繁之際所以凝 皇天之眷命者在是所以收天下之人心者在是兢業危懼此心豈可一時而不存一有不存不流於聲色則留於貨利不入於遊逸則入於奢侈一或有之皆能敗德敗度而於前所謂帝王之盛德或有少損而不能保其終矣且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而能致治者近日百司言事之人徃徃欲 皇上接見臣下是亦忠愛之至臣以為 皇上未接見臣下非終於不接見蓋亦有相待焉耳若常如今日臣恐君臣之情上下不通亦未可以言治矣昔伊尹告太甲曰唯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蓋欲太甲敬天動民而保天位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績於厥躬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蓋欲高宗脩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為商令主伊尹傳說為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况邇來各處水旱災傷天鳴地震是皆天變之大皆上天仁愛人君之意此正法古脩德應天以實而不以文之際也伏望 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今日守成之不易而人心之罔定退朝之後萬幾之暇節膳寡慾以順養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臣或講說

大學衍義或誦讀貞觀正要及通鑑綱目等書由為辯折  
孰為道心孰為人心某帝存此心而治某帝不能存此心  
而不治用是以親決萬幾蓋事事有不難矣仍望於 太  
皇太后皇太后 兩宮益隆其孝養於親王兄弟益篤其  
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珍寶禽獸  
之貢必却之政事之疑必召內閣大臣議而後行文武大  
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時戒  
飭於在京武備嚴加訓練科道為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  
曲賜寬貸大臣為人君之股肱務存大體特為優隆左右  
譽一人之善必究其所以自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

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則親信而委用之浮躁回邪  
者則踈遠而防馭之大臣之中察其忠良者委任之不二  
便佞者罷逐之無疑於母后之家重加賞賚而不假之以  
權於外戚之屬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賞所當賞而不  
至太濫刑所當刑而不至太僭錢糧宜加減省齋醮不必  
脩建宗室則推恩而昭德四夷則厚往而薄來廣開言路  
以防壅蔽時接臣僚以通下情畿內百姓差役浩繁所在  
地土暫免差勘凡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邪術罔為眩惑  
堯舜之道亦不過此允迪茲則一帝三王不獨專美於前  
而我 祖宗列聖真可繼述而不忝於後矣

恤民困以固邦本疏

馬文昇

切惟自古聖帝明王英君誼辟莫不以仁民為首務蓋以  
生民休戚國家之安危係焉成周以農事開國以仁愛養  
民故傳世三卜雖有五伯之強而猶知尊周炎漢去古未  
遠以仁厚育民故歷年四百雖有中衰之禍而旋復舊物  
此皆以仁政得民心之深而民愛戴不忘也繼而隋唐趙  
宋其君有始雖勵精圖治躬行節儉而鮮克有終仁政不  
能久施於民而又有突厥吐蕃契丹西夏之患兵戈不息  
民不聊生卒致傾危而不可救此仁政不能久結民心之  
驗也載在史冊昭然可考下迨胡元入主中國荼毒生靈

仁政漸盡不足言矣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奄  
有天下拳拳以愛民為本驗田取賦十一而稅凡有買辦  
免其徵納未嘗輕斂於民故民之感恩實有同於三代萬  
年之國祚蓋已基於此矣列聖相承咸遵是道但自正統  
以來承平日久兵政廢弛浙江葉宗流福建鄧茂七廣東  
黃蕭養嘯聚於南方虜酋也先等侵犯乎京師天下多事  
而民漸凋憊矣肆惟 皇上即位之初崇尚節儉尤切愛  
民供用之物俱有定數雖光祿寺奉上之物亦蒙御批而  
取是以節儉之德傳播天下仁厚之政繼述 祖宗近年  
以來為因虜寇犯邊內府成造軍仗器械等項及百工技

藝之人所以派出物料牲口數多况又用一倍而派三四倍無有止息大州縣派銀五六千兩小者亦派銀數百餘兩此皆小民膏脂前派者未完後派者復至加以宗藩位多冗官太濫祿俸等項及起運京儲邊糧之外存取糧米所餘無幾凡百買辦俱係民供其視祖宗之時大有不同以此小民窮困已極怨聲盈道大戕邦本實由於此况今兩廣江西盜賊生發良善受害浙江湖廣等布政司及應天并南直隸各府州縣俱有水旱災傷荷蒙皇上欽命憲臣前去巡視及用心賑濟愛民之仁無以加矣若節年所用物料不行斟酌蠲免是所賑者少而所徵者多欲

民之不逃亡胡可得乎蓋民安則思治困則思亂和氣致祥沴氣召異此理勢之必然也今徭稅既重災傷存臻武備衰弱倉廩空虛盜賊充斥而災異迭見於此之時若不溥施恩典少蘇困憊誠恐缺食之民奸宄之徒乘隙嘯聚處處蜂起卒難撲滅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事之可憂莫重於是蓋恩貴預施患在早彌故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實有天下者所當深致慮也

十事疏

劉球

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兩揚

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為心視却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屏意外惟教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脩齊和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夫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故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皇上臨御

九年事體日孰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三曰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為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益其明今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惟皇上察之於已詢之於人賢則親之不肖即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為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為之庶祀典克脩五曰嚴考覈以

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繡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爾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臣為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庶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奸墨無狀其實黜退若有庶能仁恕治過人亦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脩舉六曰慎刑章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所謂予曰爾惟不辟予曰宥爾惟不宥惟厥中蓋恐徇喜怒有所輕

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勅旨減重為輕加輕為重者法司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 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為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詰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倖免而庶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外其餘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七曰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以示戒為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 國家赤子賴之禦暴而赴



鬪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况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  
人力得蘇八曰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簿征其  
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准減亦徒  
事虛文民不得受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  
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  
不失業庶民窮有濟九曰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  
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囚  
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蕪川連歲用  
兵死者十七八軍資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  
西侯蔣貴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

皇明疏議輯卷二

君道二

養 聖躬勤論政惇孝義疏

章綸

一養聖躬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以身為天下國家之  
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君一人君一身安則  
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人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  
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急之務也  
臣恭惟 皇一身乃 天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  
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 宗祖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

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時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譽諫而出之此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為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天地宗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深宵旰憂勤日夕惕厲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美色退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鑒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戒監後世不可得而掩也一勤論政臣聞

君上臣下固有天尊地卑之分然元首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邈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為君臯夔稷契伊尹仲虺甘盤傳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為臣或都兪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替襄治化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以為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嘗命左右以備顧

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 勅諭而有勞招  
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列聖為法  
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  
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問各條答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  
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一  
惇孝義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  
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  
孝弟者自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於百姓  
刑於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  
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

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  
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幄與諸  
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亭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  
此臣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 上聖皇  
太后皇太后而脩問安親膳之禮是即虞舜周文漢高文  
帝之孝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  
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 皇上  
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為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  
征戎虜被留虜廷嘗 詔首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  
陛下也 陛下尊之為 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奉

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為  
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為 皇上同氣之親弟形雖為  
二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 皇上  
於朔望日或節旦 幸南宮率群臣朝見 上皇於延安  
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  
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又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  
臣觀之是復 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誠以后妃之德風  
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 詔冊妃汪氏為  
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 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  
已聞於中外矣又 詔冊世子母阮氏為皇后是固所以

正大禮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 世子  
薨逝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  
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 后汪氏於正宮則皇  
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本風化之  
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氣猶  
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  
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庭苗內姓愛載而歡聲洋溢於四海  
殆見 天心自回災異自禱而胡虜不足平矣

條陳時政疏

商輅

一曰正心術夫天下之道一正與邪而已自古人君崇正

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惑邪教者未有不致危亂之憂  
載諸史冊歷歷可鑒仰惟聰明聖智豈不知所決擇而頗  
留意佛事非誠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為議謂內府一  
次脩齋街市一次搔擾中間妄曲誰敢直言伏望減去內  
府脩齋如遇節令止於在外觀舉行可也二曰謹命令  
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近來聖旨行於光祿寺內府各衙  
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得詐偽將來之弊有不可言  
伏望今後斟酌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監官傳旨  
庶幾命出於一而事可稽三曰親接見夫君天也臣地也  
天地之氣交則為泰不交則否往古事鑒不敢枚舉惟我

祖宗列聖在位未有不以見大臣論議政事者君臣情通  
政是以和今皇上視朝即退端拱九重不接大臣於便殿  
天下軍民利病何由盡知且以首出庶物自能洞察四方  
抑以臣下庸劣不足與議也伏望日御便殿召忠直有識  
者面議政事而可否之或詢軍民之休戚或詢人才之賢  
否或察治體風俗之得失有疑於心必詢於衆則聽覽熟  
矣四曰慎賞罰夫賞罰人君之大柄也賞當功罰當罪則  
人心服故欲服人心莫先慎賞罰慎賞罰尤莫先循舊典  
守成憲近者道路傳言謂近幸無故而受金帛者多工匠  
無功而冒官職者衆此非舊典也有罰不該克軍而克者

罪不至死而死者此非成憲也伏望節賞慎刑惟舊典成  
憲是循是守則公道彰五曰納諫諍夫日有萬幾而事有  
萬變非兼聽博采何由一一當理是故伊尹以從諫弗咈  
美成湯傳說以從諫則聖望高宗而後世之稱賢君者亦  
必以聽言納諫為首事伏望皇上以古之聖主明君為法  
虚心屈已聽受群臣言勿惡其切直勿忽其迂遠苟有當  
理即賜施行如此則下情得以上通六曰勵官守書不云  
乎至作朕股肱耳目是言君臣一體也今五府六部非股  
肱之職乎給事中御史非耳目之司乎股肱舉動合宜耳  
日聞見不謬則元首尊安但今承平百有餘年文恬武嬉

事多因循或主於奉承而嫌於違拂或直行已意而不加  
斟酌有識者徒能竊議而不敢公言下人愁怨而感動天  
變今後令職股肱者凡遇事有不便宜再三執奏毋率意  
行下司耳目者於事為民厲官為民蠹者即便舉奏毋循  
情容隱然後政善而民安七曰恤軍民書曰民為邦本本  
固邦寧軍出力以衛民民出賦以供軍軍民相資邦本仍  
固近來官員罔體 朝廷愛養軍民窮困日甚一日若此  
者天下皆然而畿內尤甚何也以差役煩重而又無所資  
以為生也舊日牧馬草場今多為有力者侵占故馬死而  
罪責空地少而衣食窘懷憤蓄怨非一日矣伏望清理三

營官場使官軍便於牧放減還勢家庄田使百姓便於耕  
種其有巧立名色科斂掊剋軍民財物者乞嚴加禁治如  
此則軍民各得其所凡此七事實與論言之似煩行之  
有益伏望 皇上斷自聖心而力行之

再上時政疏

商輅

臣嘗舉政事之當興革上遠矣荷蒙允納而行之者有之  
暫從而復寢者有之臣謹以愚見復條具時政數事以聞  
夫貨財軍國仰給不可一日而無者也苟或侈靡妄費府  
庫空虛倘遇興師動衆何以犒賞旱澇飢荒何以賑濟故  
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為本近年以來 朝廷貨財多為下

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  
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鋪行多估價直又  
番僧授職在彼土官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  
鄉人近來近京閒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  
法王等職一槩給與金印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留其  
有病故所遺者徒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  
侵耗貨財乞 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  
京帶有玉石責令通事請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等者計  
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量帶盤費其餘悉令在彼  
貨賣番僧陞官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

印信合令查收不係本土管事官員衆奏發遣如此庶事  
體得宜財無妄費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君一留  
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可勝言  
矣洪惟 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  
一切罷去天下臣民莫不稱慶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  
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珍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必取於  
民不取於民必取於土官夷人之家本一物之進必十倍  
其直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為甚况水陸萬里人夫轉  
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內侵良由有  
以召之也伏望今後除常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

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則上下綏靖而無擾其於文安中  
國感格遠人之道無得之矣臣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  
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得自達臣不  
敢遠引前代伏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  
以及軍民匠役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  
說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與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  
者亦置而不問故當時雖閭閻細微之事無不周知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直言無隱 皇上之心即 太  
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  
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仰望明 詔在廷文武群臣



凡政治缺失悉陳以聞善者俯賜聽納不善者亦不加罪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可達矣夫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苟用之不當必致陰陽繆戾妖孽滋興可不慎歟仰惟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恤于京師或值災變遣官詳審於天下慎刑之心蓋與古者虞舜好生之德同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於天下迄今將五年矣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以辨彼天下之廣萬姓之繁中間冒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其偏州僻縣隔離上司豈無經年含冤死於刑獄者乎此在聖明之世不能不為之惻然也合 勅法司遴選諳練刑名

老成官屬分投前去會同本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重加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以免冤抑古者力役惟取於冬蓋以時節人力也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鼙鼓緩工之仁建靈臺而布庶民勿亟之令茲者脩建東直門城樓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隄禦內外之意既深且廣雖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伏望仰體先王營建仁心審察今日興作緩急除城樓城垣所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處悉令停止臣等又見往年西北榆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貳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兩

半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展轉溝壑不勝勞苦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為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踵前跡民何以堪近日廷臣常議及此臣等猶恐所司奉行不至合 勅戶部查算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處可勾幾時之用該有兵動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子粒採打未完草束或開種鹽引招商上納草束米豆或將腹裡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搬赴邊收貯或將在官贓罰銀兩運赴彼處趁時收糴糧草上倉及其他長策務要一一舉行其實回奏毋得視為泛常其遼東宣府大同雖未經用兵亦宜查見在積蓄之數務令邊境

庶不臨期悞事至於遼東并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一帶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及瀕三衛為我藩籬雖有鼠竊狗偷不為大患今此三衛既被蒲都魯等服屬以彼之強從此鄉道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迤南至紫荆等關口尤係京師切近屏蔽雖有御史述年點閘緣承平日久未免忽略合 勅戶部奏遣歷練臣工分投前去會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趁今無事之時將各邊墻垣口逐一檢視該修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併力深濬厚築以為經久整點煙臺修葺堅固以便哨望其有城垣坍塌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修補緊要

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  
不至緩不及事臣又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  
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  
失陷地方再不可保後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  
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存興糧運不繼欲天下  
無事不可得已其處西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而蠻夷土  
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為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俱有  
巡撫官而雲南豈應獨無合推選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  
臣一員巡撫其地凡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  
處置施行各務要安靖地方毋事阿徇有負委任

政治終始疏

彭韶

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下志氣比真觀之初漸  
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為盛事臣愚妄謂今日  
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所謂漸不克終者非  
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處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  
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  
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  
於皇妃位下或加東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時  
后家相等此正家之禮未終也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天意  
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亦為此臣伏見陛下至聖

至明若俯念四海為家之義以時裁正俾彞倫攸敘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彌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則得所請輒從此嚴防之意未終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憚又預外事便成輕重臣伏見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為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

諸人爭求珎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實有擾心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罷天順三年以前例行此持儉之德未終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庶而民足今剝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通恤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

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  
欲以圖日後之 恩寵哉此用人之道未終也自古平治  
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  
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優  
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群臣幸甚

時政議

蔡清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病可  
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濫無益於疾也近日彗星之異  
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未為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  
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 日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

可仗天之意其為此耶愚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  
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  
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  
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  
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 朝廷之紀綱其次在邊境紀  
綱既振 朝廷既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  
振愚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 清寧宮災 皇上躬  
自脩省又誠諭群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  
以 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而更  
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已

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為疑亦當去其太甚  
奈何論所指曰某為姦之首某為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  
至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  
一事 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  
况其他何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愚雖  
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  
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  
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  
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  
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但非大姦大佞其實至愚至

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錫  
之地而宦官廝養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  
民膏血所萃也 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為士馬之資者  
乃多克 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  
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  
能盡言也意今日國中之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  
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為足虞前世草茅間英雄往往乘間  
而起而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  
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  
吾紀綱以抹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

有罪必罷此紀綱之大機而 朝廷之所以為朝廷者也  
嘗恠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唐宜  
若無事於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無  
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  
樞密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表乞全其女命唐  
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計彌  
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焉况以今日堂堂天  
朝幅員萬餘里萬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辦者惟  
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  
也當宋元祐間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輩盡革熙豐弊

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  
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矣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持  
以為夷狄利哉更以周世宗不高平之戰觀之纔一按誅敗  
將何擘髮能等而兵勢遽趨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間自後  
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為國之命脉舉四肢貫  
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甚矣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於  
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正講  
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徇於文藝之末而後有明理  
之功其指要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嗚呼此  
一書者真聖學之寶藏也人士不但當以日講經筵九深

官燕居之際終食遺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內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間然後為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憾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目目而正之也哉此雖言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夷狄之不服而患朝廷之不洽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立備廢弛而邊境為尤甚其當採為尤甚急蓋朝廷養之不以制敵而今多役於權要之門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氣勢不振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既戰之後我之虛實既素為敵之所窺敵之虛聲益足

為我之所畏今欲救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頒給不必悉關白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防察無事則寧恣之逸遊非親得雋於天下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效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并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於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矣一用狄青為總帥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周世宗始敗於北漢立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遂無敵於天下唐帥師討淮西之兵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



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此糧賞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採時之急務也

培養聖德疏

章懋

伏蒙分命史館各賦煙火等詩以為上元玩樂之具臣等竊議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息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聞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

言而遂寢節令晏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勅諭群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稽首稱頌以為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所不為則煙火之事決知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也臣伏觀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煙火為樂哉況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雖已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

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  
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  
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  
無所出可為寒心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此正 兩  
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為此也  
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日供奉文字然鄙俚  
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祁  
蘇軾之教坊歌調以為之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 陛下  
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臣等叨與翰林誦習六  
經師法孔孟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

報於萬一何敢為此鄙詞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古之帝  
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  
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艷之中幽獨得肆之  
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  
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眾一惑於耳則几侈靡  
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几侈靡之色皆抵隙而  
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  
元之樂乃微事耳煙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為 聖明  
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  
百度惟貞若如此一事嚴常喜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於

比者將無不至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且酒  
之甘何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  
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  
可長故耳伏願寬斧鉞之誅採蕩蕩之語將此煙火等事  
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  
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  
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千文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  
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實宗社生  
靈之大幸也

正君心以培治體疏

李旦

切惟天下之治在於君心之正君心正則萬事理矣陛  
下嗣守太寶二十餘年資鴻儒以為輔延史臣以進講其  
於正心之說無不知明而念慮之間亦無不正矣但人心易  
私道心易昧擾之以私攻之以欲未有不喪其直而失其  
正者况一日萬機心不能定事何由理陛下欲求正理  
先辟邪心如神仙佛老之說燒煉修養之術私外戚納女  
謁聲色貨利苛結淫巧之屬皆陛下素所溺惑者也加  
以宦官宮妾左右近習有欲苟慕富貴觀保身家而誘之  
以蕩上心逢君音則以物交物以非遂非心能正者嗚呼  
幾希自今陛下務養心以正制心以禮異端絕而不談

脩煉置而不講馨色非理不可邇也貨利非義不可殖也  
外戚不私女謁不行竒技不尚淫巧不作而便嬖倖臣擯  
斥之驅逐之日進儒臣講求治道大開言路欵納忠良然  
後此心不為彼所動而正大光明之體不失矣以之宰萬  
事制萬機無不可以之體庶職福倉生無不可由是可以  
澤天下而垂裕後世也矣故臣以此為人君當修之首務也  
其曰篤恩義以親庶不族收宦官以望里任使惜名器以杜僥  
倖絕珍玩以遠盜匪別賢否以隆治效撫流民以弭大患  
恤畿民以固國本並邊備以固藩籬納諫臣以施實政皆  
正心之所推也

論知人安民疏

李承勛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  
事而已人曷為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聰或不能  
無蔽也民曷為而不安乎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  
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  
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皇  
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效未臻何也蓋由  
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為監司者又多不肯秉  
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於  
一日又嘗察之閭閻軍民一年貧於一年上澤雖布而不

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 詔寬恤事件公然廢  
格不行奉 旨蠲免稅糧肆意重複徵擾其他姦弊百孔  
千瘡實政不脩虛文是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為  
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為  
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 皇  
上特降 勅旨切責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繩愆糾繆  
使朝有善政必及於民民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屬  
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屬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  
有當為即為之而毋以利害為念或有當擊即擊之而毋  
以強禦為畏事有當言即言之而毋以觸犯為虞則所謂

德之流行速於曾郵者庶幾可冀至於兩京科道以言為  
職亦多不能體 皇上求言求治之心暮年之間不聞直  
言時事間有論列不過略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叮嚀戒  
諭令其展布四體靖恭爾位略承順之細謹務陳善之遠  
圖於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憲職舉  
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  
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  
道固非一端振其頽而起其惰恐無切於此者臣言及此  
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  
而折之甚易蓋敢言敢為之人利於善良而不利於姦惡

利於公朝而不利於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於激烈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復閉矣撫按舉職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袂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為之志沮風紀之職暫振而復廢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違衆當求之道若戒諭之後各官仍前畏避不振紀綱以繩姦惡者聽臣等指名參究罷黜以為辱臺之戒又或一時狂愚妄發悞觸雷霆之威而心實無他者亦望容臣等據實分

解以養直臣之氣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為用之於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即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曰用馮河者臣以為用之於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伏惟皇上清明在躬傳心之要得之舜又其於修己以安民修己以安百姓特在善推其所為而已臣等狂瞽妄言仰瀆宸聽不勝兢業

永保天命疏

李文祥

切惟帝王為政恃權與法權貴一不可使近習分之分則政出多門而禍亂作法貴立不可使小人玩之玩則心無所忌而僭奪與權分於上法玩於下雖堯舜為君稷契為

臣徒弊精神何益治理恭惟 皇帝陛下英武夙聞仁孝  
懋著 祖宗之業在此中興帝王之治由茲再造然舉衣  
必絜其領張網必提其綱今之綱領在權與法不先提絜  
無由舉張往事難追多言徒咎臣謹以切於今日者昧死  
為 陛下言之且 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  
理庶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廣責歸無城  
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在位多廢人權移內侍  
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推挫公行  
賄賂濫授冗員阿順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違忤者則  
巧為讒謗遠遭竄逐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

正如心腹之癰疽釋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 陛下密訪  
渠魁明彰 國憲擇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  
宜博選大臣諮諏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  
正而近習不得分矣 祖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  
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罔敢僭踰善惡知勸戒之方貴賤  
異等威之辨故國制益專民志大定頃者法司惟徇已私  
不恤 國憲豪橫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寬貪弱無告者  
雖小嫌必深鈞鉅惠及奸宄之雄養成傾頽之俗紀綱盡  
廢體統蕩然豪家僭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奇技淫  
巧漸成上侵伏願 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

憲貴律必懲豪強罔赦庶臻實效不但虛文法立如此則  
禮度明而小人不致玩矣權一法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  
誰與共理帝舜垂拱而治尚賴五臣武王教化大行蕪蕪  
十亂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孤中自許年力未衰尚  
堪効用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  
蕪優才識論其全德容有小疵要在良工固當大用伏願  
陛下起竑等置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  
事庶有裨補且人才難得自口為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  
惟茲臣庶不盡庸愚但恐言出禍隨動先咎至故局促轅  
下之駒偃息籠中之鳥豈不思奮顧此牢形亦知過於尸

素每託辭於時勢蓋人雖下愚豈無顧義之心惟在中人  
不免有我之累能知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蓄斯為下品  
伏願 陛下明照庶務公察群寮其間素分不才甘心無  
耻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宜遣歸  
少厲士風庶彰 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賜以溫詔感其  
良心終始驅策以圖實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况上化下  
效捷如影響東方朔詭諧之臣以武帝為君力陳規論字  
文化及隋之佞人至唐真觀間亦強支持黽勉忠良之列  
人皆含靈惟其誘致既開自新之路必多遷善之人如此  
則位不乏才官多稱德况古昔聖王懸鼓設木自求謗議



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為戒何害於國邊欲罪之李林甫持此說以禍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遠近駭聞莫不驚駭伏願 陛下再頒溫詔廣求直言不墮奸謀益彰聖德使彼知人心之不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掩聊示懲於已往庶事警乎將來且今言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要其心志皆出忠誠之切更願 陛下少霽嚴威輒加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加其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勿責其非讞謀可采者獎其情而勿亟行其策惟當斷以一心不必挫於衆口大率君子之言決非小人所利倘一問及必以前事中傷如有嫌疑必 賜片時引對臣草茅新進積無怨讎豈不自謀率爾狂譎但思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吉凶休戚實相關隱默謾欺情亦安忍故不避斧鉞歷盡愚衷

陳言治道疏

賀欽

一曰資直儒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四海之治當盡為君之道欲盡為君之道當講聖王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君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

學也何則得其學則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  
所由以分也是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  
章而發明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衍  
其義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  
後人之贅言而亦 陛下以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舉以  
為言者非不知 陛下嘗講讀之蓋區區愛君之誠惟願  
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詞章之習不惑於鄙夫古道難行  
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徒深信之而實行之篤  
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之工夫則大學明德新民止  
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 陛下矣夫如是 君道豈

有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之急務莫先於講學  
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  
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也所謂真儒者學以為己知而  
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謂俗儒者學以為人徒知而不行  
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伏惟 陛下留神致察今日

經筵勸講之臣宜為真儒耶抑為俗儒耶果真儒也必能  
積誠感動開導有方涵養 聖賢薰陶 聖性開發聰明  
進德修業何憂 聖學之不成君道之不盡哉果俗儒也  
亦徒備勸講之虛文無格君之實德其不阿徇逢迎諂諂  
面諛亦足矣尚何望其有補 聖學之萬分哉是則 聖

學之成與不成君道之盡與不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繫於經筵講官者如此則 陛下今日於真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進退取舍之際其可以少差哉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臣聞帝王之為治莫急於求賢人臣之忠君莫重於薦賢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詔求賢才以弼治化此可見 陛下有願治之盛心得致治之要道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所知者為 陛下薦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辭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是誠當代之大賢宜為士夫之矜式臣在京師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其才賢吏部移文所司以禮起送成化十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授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陳獻章前疾已愈母養已終與否伏望 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非常之賢召之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政事以試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 陛下或任之內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臣敢謂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獻章作止語默絲毫不苟而

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而必行為正  
學而世之務口耳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退處不  
求聞達而世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 陛下察納  
臣言不為鄙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天  
下幸甚使或陳獻章身病未愈毋養未終果不能出亦望  
陛下虛已受人使之詳陳其格君善俗之道興利除害之  
方 陛下深信而舉行之是獻章身雖家居而其道則行  
於 朝廷矣况其所知必有才良行修曉達治體者 陛  
下令其一舉之以 凡國用豈不足以贊襄道化而治隆  
平哉大抵賢才之生 無代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之何

如耳苟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則聖賢之才亦將出為  
世用矣何患天下之不治哉臣更乞 陛下再諭內外大

小群臣悉心推訪各舉所知果才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  
林隱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下職一皆以禮敦遣萃於京  
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法置為延英之院以處之豐其廩  
餼卹其貧之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止以應詔命名不  
遽進之以職凡有朝政典禮使之討訂使凡執政近侍之  
臣互與講論如學政則討論程明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  
看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朱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  
討論程伊川之經筵奏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舉

今日之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華淺陋  
之習若然則與 陛下近日納太學生之言行艾公家禮  
於天下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積弊其未間一痛快人心也  
耶况此諸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 陛下特賜茗對以觀  
其才識器能則屢歲之間人品益分然後就其高下大小  
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 陛下德政之美雍熙  
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三曰遵 祖訓以處內官聞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一皆  
遴選賢才弼成治道若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  
閹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

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  
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降及秦  
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  
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上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如漢  
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恩仇士良李輔  
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不暇悉數恭惟我 太  
祖高皇帝洞察前代之失創為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  
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之  
設載之御制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洒掃

供養并飲食諸物禮儀筵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  
干預朝政職掌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古昔  
帝王同條共貫宜為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奈何後  
來守法少踈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  
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構黨與衆多作  
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賄招權賣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  
門氣燄薰灼傾動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  
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  
所及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泰  
間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有汪

直尚銘梁芳陳喜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  
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  
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龍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旋踵  
是以或陷主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  
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  
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府藏此  
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非 祖宗在天  
之靈 上天保佑之至必有 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  
遇 皇帝陛下遠遵帝王之制近守 皇祖之規蒞政之  
初百度惟貞進賢退姦去讒法佞奪宦之害政者屏斥流

放不使在側於以見皇主真入有為之主也雖然臣於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作復如故矣伏望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渙發綸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太祖高皇帝祖訓凡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其職掌不許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倉等項盡數取回蓋既曰內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為甚殊非帝王之制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賊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姦究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明王明四目達四

聰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賊官吏自不能容庶政惟和兆民允允焉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宦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况其假公正之迹遂姦慝之私所訪察之姦賊常小而自作之姦賊常大所訪察之姦賊雖祛除於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賊實遺禍於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撫又有巡按凡有姦究足以關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蠹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為其拘制豈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愚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

私黨肆為姦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  
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  
言將官之不職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為其幹  
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苦  
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為無以虛為實欺  
誑朝廷致悞刑賞而莫有為陛下言者畏宦官之勢  
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為將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  
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其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  
於陛下而罰之天下寧致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  
官欲以防姦而顧為姦究之地陛下猶可以為心腹而

倚任之乎大抵內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  
者然亦不可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  
可主外事若國使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蠱此鷄鳴晨之  
禍不旋踵而至矣內官婦人實同一理惟陛下尊祖  
宗之制而一一革之則天下臣民無有不歡忻鼓舞而歌  
詠聖德者矣夫自昔宦官擅權敗國身家亦隨之今處  
之有道使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祿享其尊貴永無殺身亡  
家絕宗亦族之禍是則非惟我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  
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言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  
帝王之道近不違於祖宗之法陛下於午朝聽政之



際試出臣章以示在廷群臣并請 太祖高皇帝御製皇  
明祖訓使近侍之臣宣讀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  
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為是而欲 陛下速舉而行之也其  
或以臣言為妄者則是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必順帝王  
之道不可遵 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為內官之黨 陛下  
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不可與言而平素忠  
義果有如呂強張承業者 陛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亦必  
不阿其黨以臣言為是而欲 陛下成此大有為之聖政  
夫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為治必以正風俗  
為先風俗善則人為善易而為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為善

難而為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所由係  
也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帝三  
王治隆俗美臻於太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下為一  
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失其正而紛  
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教其正風俗之至切至要者乎洪  
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  
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略以致詳不能不有待於後聖也  
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  
教化洽於天下此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 皇上丕紹洪  
基之初達聰明日聽納忠言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

朱子喪葬之正理直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聖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故頹敗之俗尚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道寺觀充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正禮雖曰舉行而有司奉行者往往不體。聖心故奢豪不律者多違國法幡幢之制僭擬。朝廷奠禮之奢十倍諭祭或飲酒食肉竊作佛事或乘喪嫁娶明用鼓樂若此之類是皆頹敗之俗因循而未革者也他若冠婚祭祀諸禮有。祖法之所當申明者有家禮之所當舉行者今未見一一行之以教化天下而

習俗之弊則日新月盛子猶飲乳已加巾帽而昧夫童子之禮及其既長終於愚騃而不知成人之道夫少不修童子之禮長不知成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此冠婚不行之弊也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財之風以中國而下同夷虜夫以僭越之心徇財利之誘則凡竊奪之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為此則婚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禮不修故雖縉紳之家莫不徇俗苟簡况於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為木主者少而懸紙燈以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而招師巫以惑亂者衆至若祀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

朝廷祀禮不修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臣請以淫祀  
 之當毀者試陳其一二如五嶽四瀆五鎮等神我太祖  
 高皇帝深知鬼神之情昭合聖賢之道悉去前代封號之  
 妄誕而仍復公神之本名一洗千載之陋弊永為萬世之  
 成規奈何後來雖明詔昭然而陋弊復作如東嶽泰山之  
 神但謂泰山之靈耳初非人是也春秋祭祀祇宜設壇立  
 主以祀之豈可建為廟宇妄為形貌而仍用祖宗已革  
 妄誕之號乎且又別為廟宇妄為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為  
 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  
 孔子尚議其僭竊何今之庶民小子賊盜娼淫皆得僭越

言瀆而污穢之乎魯也如斯已為非禮况如遼東相去二  
 千餘里亦為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為至靜之物  
 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為十代閻羅之形剉燒春磨  
 之狀以惑亂萬姓展轉妄誕一至於此又如關羽之廟祇  
 宜建於生長之方有功之處豈宜遍祀於天下若以為關  
 羽平生忠義可為世法則古之忠臣義士較功度德而遠  
 過羽者多矣何獨於羽乃宜如此哉又如真武本為玄武  
 宋時避諱改為今名玄武為龜蛇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  
 之故因而名之今各處立為廟宇塑為人形別作龜蛇名  
 為二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當拆毀之淫祠普天之下不

知幾千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祖先之享祀而求媚野  
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誤習以  
成風欲民俗之善得乎若夫士子無廉耻之節官吏多奔  
競之風商賈日至於奢華工藝日趨於詐偽此又 朝廷  
禮讓之化未行也外夷回回之類久處中國者尚多不遵  
王化固守夷風道友師巫之流詭於正道者率皆聚徒傳  
法惑亂黎庶此文 朝廷禮法之未一也禮廢之弊如此  
其多樂廢之弊尤為不少自 朝廷之樂言之用於郊廟  
之類固皆太常寺之樂而古淡和平無可議者至若教  
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

愧耻失人倫淫邪鄙陋之徒堯舜三代之典樂者果用如  
此之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之樂用之於 朝廷之上  
宴享之間其惑 上心辱朝廷亦已甚矣尚望感人心之  
和易四海之俗而成唐虞三代之治耶况其院本雜劇之  
類率多淫邪戲慢之為所謂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  
悲者也豈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皆唐宋胡元以  
來因循未革之宿弊也夫以 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所  
以為天下先者如此以故淫邪之聲不正之樂海內成風  
莫覺其失甚至高建戲臺斂錢作戲致使城中少長聚觀  
男女雜處虛費民財壞亂民俗所在官司略不禁止是豈

聖朝之美政耶又如京師及各處娼樂其流蕩人心壞亂  
風俗比之上所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 聖朝蓄此果  
安用哉且京師為首善之地萬化之原萬姓之所取則四  
夷之所觀瞻必標準立教化行使天下臣民一觀 國光  
勃然興起若虞芮朝周而爭田之訟自息可也豈可設為  
三院以蓄淫穢之物而為天下之陷阱耶况此等娼媼所  
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寶之器淫邪之聲響  
徹街衢妖艷之色照耀路道故雖文武官員庠序士子亦  
往往墮此陷阱之中沈膏梁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  
惰民一睹此物隨風而靡廉耻既無資財耗盡上不顧父

母下不卹妻子柔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於道路剛強者  
至於劫財殺人不畏 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  
禍可勝言哉且 天子以四海為家海內之民皆為赤子  
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一民  
不全其倫凡此娼優同為 陛下之赤子也奈何以禽獸  
畜之使其子孫永陷聚靡之惡而略不傷憫之乎恭惟  
陛下負不世出之資為大有為之主奮然以唐虞三代之  
教化為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為必可革不為因循駁雜  
之政所牽制不為鄙夫俗吏之言所遷惑於凡臣所言冠  
昏喪祭之禮淫聲妖色之害與凡臣言之所未及或言之

有未盡者其詳載於大學衍義及御製性理大全等書  
乞命 經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 聖  
心洞然一毫不惑由是於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  
申明之家禮之所當舉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術必  
拔去病根而不為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審拆毀而不  
為因循之政禮讓之化未行者必崇尚德教而使之行禮  
法之未一者必嚴其政令而使之凡今俗弊一一痛革  
則上自 朝廷下達四海莫非大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  
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音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  
劇決可革者則著為定法而求革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

令之使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使散處以為民京師及各  
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夫從良原有夫者則不許仍  
前淫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廉耻以全人理則淫穢  
消除化為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飲之類 朝廷舊無  
頒降之正樂故人皆陷於世俗之淫邪今當次第制之以  
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自 朝廷下達  
四海莫非盡善全美之樂矣夫正禮雅樂自 天子出如  
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風俗既美則民心  
自善民心既善則天下之治可與唐虞三代並美矣何有  
不序不和杞柳之憂哉若有謂世俗之弊積習既久 祖

宗以來莫之有改今不可遽然革之則是因循苟且之論而非善繼善述之孝也竊譬之治田畝者厥祖父載芟載柞而未竟畝養材木者厥祖父誤舍梧楨而養檟棘為之子孫者終其餘畝易其檟棘而為繼述之孝耶抑但因循其舊而可以謂之孝耶此事理較然明著無可疑者若必以承誤踵訛為孝則陛下於前日傳奉之官不必革左道之徒不必問進寶玩者不必罰宦官之蠹政者不必屏斥而言官之黜謫者不必收錄矣豈理也哉由是言之則凡當今之弊一一革之為是而因循不革者未為是也伏望陛下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保治疏

陳音

一曰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成湯之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今陛下雖日御經筵以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陳而不得盡臣願陛下退朝之際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坐或旁立咫尺搜求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基於此矣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為然國家養士百年於茲求

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為  
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侃公  
思忘身殉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如養病翰林  
院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皆抱經濟之學鬱不得施故托  
疾引退以免素餐之耻如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  
所養克大臣願 陛下起李秉復為吏部尚書起羅倫張  
元禎復為侍從徵陳獻章寄之臺諫則賢才得用而治效  
日臻矣 三曰開言路臣聞明自達聰虞治以熙從諫弗  
弗殷業由隆今 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言  
者有擯斥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事章懋等復  
其舊職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仍 勅自今臺諫凡政事  
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無隱言雖狂背不加之罪則求  
言以誠事無壅蔽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祚矣 四曰闢異  
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法  
王者無寸善可述稱真人者無片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與  
濫溢臣願 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仍 詔自今有請  
修造寺觀者悉置諸法永為定制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  
而民興行矣





14  
100